

黄金梦

糜果才 著

东一线 西一线
能富九州十八县

谁能找到两条线

锅对锅十八锅

槽对槽十八槽

作家出版社

黃金樓

糜果才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梦 / 糜果才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12-0112-3

I. ①黄… II. ①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6272 号

黄 金 梦

作 者: 糜果才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祝玉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27.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12-3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常秋生	六郎村常氏第24世长门长孙
闵香草	常秋生恋人
常冬生	常秋生弟
甄秀枝	常冬生妻子
闵香璧	闵香草哥哥
李又白	怪老头
柳干头	点山灯专业户
常宏禄	六郎村知客
冯润秀	司机
负不赖	国家干部
刘子欣	禾谷地委书记
邹亚丽	《中国地矿报》记者
杨茂森	省地矿局局长
翟树荣	省金矿矿长
连建国	包工头
靳翠枝	常冬生妻表妹
白牡丹	歌舞厅老板
小 凤	负不赖情人
真玄法师	龙山寺住持

目 录

楔 子 /	001
第 一 章 /	013
第 二 章 /	025
第 三 章 /	038
第 四 章 /	049
第 五 章 /	056
第 六 章 /	066
第 七 章 /	079
第 八 章 /	087
第 九 章 /	098
第 十 章 /	111
第十一章 /	126
第十二章 /	135
第十三章 /	147
第十四章 /	154
第十五章 /	166
第十六章 /	175
第十七章 /	182
第十八章 /	190
第十九章 /	198
第二十章 /	206

第二十一章 / 214

第二十二章 / 223

第二十三章 / 235

第二十四章 / 246

第二十五章 / 257

第二十六章 / 267

第二十七章 / 281

第二十八章 / 291

第二十九章 / 301

第三十章 / 311

第三十一章 / 322

第三十二章 / 335

第三十三章 / 349

第三十四章 / 357

第三十五章 / 366

第三十六章 / 379

第三十七章 / 393

第三十八章 / 405

尾 声 / 417

后 记 / 430

邪恶之得，得之祸所始；正义之得，得之福所源。

元朝初年，天下出了一桩旷古奇事。

黄土高坡上，一条不宽也不窄的官道上腾起一片黄尘。一支迎亲队伍缓缓而来，走在最前面的八音队萎靡不振，迎亲的唢呐声欢快里分明含着几分哀怨，披红挂彩骑在马上新郎愁眉苦脸低着头闷闷不乐，蒙着盖头坐在花轿里的新娘也泪眼婆娑战战兢兢，轿夫的脚步迈得少气无力，身子摇摇摆摆。终于回了村，进了家门，拜过天地，拜过高堂，接着酒席开宴了，宾客们筷子与勺子在碗碟里碰撞，上牙与下牙在嘴里磕打，却都默默无言，吃的是闷饭，喝的是闷酒。夜幕渐渐降临，人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其中为首的洞房花烛之夜，本来是新郎、新娘人生中最得意、幸福的时刻，可新郎却蹲在院子里时而唉声叹气，时而举起拳头狠撞自己的脑袋，而新娘这时候正躺在洞房的炕上惊恐地浑身筛糠般乱抖。一个隆重、欢乐、喜庆的日子，新郎、新娘与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被笼罩在一种悲悲戚戚的阴影之中。

这一切都缘于甲长对汉人新娘拥有的三天初夜权。

甲长是蒙古人，由二十户汉人奉养，人称“老爷爷”。甲长无需劳作就可以拥有其他人家的所有财产。甲长除了对新娘拥有的三天初夜权，还有一把菜刀管理权。十户人家准许使用一把菜刀，谁家做饭要用菜刀，都必须到甲长家里来取，用完赶紧送还。汉人怕甲长每年年底到县里汇报村里情况时给自己说坏话，带来杀身之祸，家家户户都要将穿着蒙袍蒙靴的老爷爷画像，供奉在距离制作肴饌最近的锅灶上面的墙壁上，画像左右写着两句祝语：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三天初夜权，蒙古人除了满足一时淫欲，还有就是想将其血统广泛延续。而汉人看着自己的女人生下的第一胎，眼里冒着怒火，必然要将其狠狠摔死，而且是那么果断、决绝而毫不迟疑。汉人的心事，报复的是蒙古人对

自己的奇羞大辱，阻止的是蒙古人的谬种流传。

奇事一桩接着一桩地发生。

元朝政府除了允许蒙古人对汉人新娘的三天初夜权，还将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北人（原金朝境内的居民）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元朝实行的是领主分封制，统治者可以拥有“驱口”（奴隶），大使长最多的拥有几千个“驱口”，小使长最少的也有几十个。“驱口”可以进入“人市”，互相买卖。“驱口”既要向使长交租，也要向政府纳税。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使长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如果交一头毛驴的价钱也可免杖。汉人不能拥有名字，只能以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就必须送到野地提前挖好的墓穴里去等死。“六十花甲要活埋”，是每一位老年人无奈的最后归宿。

元朝的种族歧视，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早在元泰定二年，河南就发生了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农民起义。

元至正三年，中原地区发生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地上的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枝叶不留。人们没有吃的，就挖草根，剥树皮，甚至以观音土充饥。一时间，饿殍遍野，几十里难觅人烟。

人们灾难重重，朝廷却将各种名目的赋役杂税，不断地加压在人民的头上。

至正十年，朝廷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纸币，致使物价迅速上涨。次年，黄河决口，冲毁房屋田地无算，流离失所之民难计。朝廷派员治理黄河，欲归故道，动员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贪官污吏乘此机会，克扣工款，中饱私囊，敲诈勒索，贪污腐化，无所不用其极。

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全国人口急剧下降，数量减半。

走投无路的贫苦人民要活命，要改变现状，就不能不拼死杀出一条生路。

豪杰振臂一呼，应者四方云集。这年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拉开了灭亡元朝

的序幕。

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于定远、钟离一带，数万百姓群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

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

这年，一个名叫朱重八的汉子投在了郭子兴的军中。

朱重八也是一名贫苦出身的平民，时年二十五岁，安徽凤阳人，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当过和尚，讨过吃，走投无路，不得不参加了反抗元朝的战斗。入伍后，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又兼粗通文墨，很快便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将朱重八调到帅府当差，任命其为亲兵九夫长。

作为护卫元帅的亲兵九夫长，朱重八善于处事，十分精明能干。他在打仗时，总是不惧危险，身先士卒。战后，获得的战利品，他就上交给元帅。而元帅给予的赏赐，他又总是分给下属，说这是下属的功劳。

时间不长，朱重八的好名声便在军中传扬开来。郭子兴也视朱重八为心腹知己，于是，便将二十一岁的养女马秀英嫁给了他。

这时，军中上下都呼朱重八为“朱公子”。郭子兴也觉得朱重八这个名字不雅，便给他取名朱元璋，字国瑞。朱者，诛也；元，即元朝；璋，就是宝玉。朱元璋，即意为诛灭元朝的一块宝玉。

其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为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为另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

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将其打得遍体鳞伤，并准备将其杀掉。

朱元璋闻讯后，带领部分亲兵，冒死突入孙家，背着血肉模糊的郭子兴硬是逃了回来。

朱元璋在军事斗争中，也不负郭子兴厚望。他回乡募兵，招降纳叛，攻滁州，克和州，军纪严明，深得民心。

不久，郭子兴病逝，朱元璋便成了这支部队的主帅。

朱元璋爱惜人才，思贤若渴。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英勇善战的常遇春也归顺了朱元璋。定远名人李善长，足智多谋的刘伯温也先后投在朱元璋帐

下，帮着运筹帷幄，策划军机。接着，朱元璋又先后收养了二十多个义子。

接着，朱元璋又采纳了徽州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略，一面加强军事堡垒，巩固后方，一面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韬光养晦，以免树敌于几大起义军将领。

过去，朱元璋解决军粮的办法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寨粮出在老百姓身上，连年遭受灾荒的老百姓，已经十分穷苦，如果再向他们征收寨粮，他们就会更加不堪重负。他觉得长此以往，军队就会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广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他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还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同时，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诛杀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执法如山的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亲自动手将胡三舍杀掉。不到几年工夫，朱元璋的领地便军粮充足，府库充盈起来。

羽翼已丰的朱元璋见时机成熟，便开始了扩张和进攻的战略。他克采石，攻太平，拿下集庆，改名应天，又先后灭掉了起义军陈友谅、方国珍和张士诚，于至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甲子日，吴王朱元璋下令，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挥师中原，进行北伐。

发布的北伐文告中，明确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此次北伐又作出了精心部署，决定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元朝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元朝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不战即可取之。然后，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则可以席卷而下。

次年，朱元璋于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常遇春是北伐军的副将军，也是北伐军的先锋。

常遇春是安徽怀远人，其父名叫常六六。常六六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依靠种田、打柴为生。

那天，常六六在地里劳作了半天，计划顺便捎一担柴回家。于是，他就拿

着扁担、绳索，爬上了对面的大山。他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有人从背后向他头上击了一掌，随即他便昏迷过去。清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山洞里，借着洞口透进来的一线微弱光线，他看见自己身旁坐着一个浑身黑黑的人，定睛细瞅，原来是一只母人熊，当即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是被劫持了，只好闭目等死。谁知母人熊并没有加害他的意思，喂他山果，饮他山泉。在此后的日子里，母人熊早出晚归出外觅食，与他像夫妻一样地生活，对他很好，只是每次出进后，都用一块硕大的石头将洞口堵死，不让他跨出山洞半步。过了一段时间，母人熊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四肢五官，完全像他的模样，只是肤色比他要黑，个头比寻常孩子要大。常六六见到这个孩子，就像看到了未来的一线希望，觉得自己的苦寒生活即将结束，春天的温暖就要来临，于是，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常遇春。

不觉，常遇春已经长到了八岁。常遇春虽说年龄只有八岁，但胸脯和腿上已长出了黑黑的绒毛，整个人长得体貌奇伟，豹头环眼，燕颌虎须，七尺多长的身材，虎背熊腰，腿粗臂长。

这天，常遇春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母亲每天出去，却将咱俩留在山洞里？父亲为何不到外面去？”

父亲告诉他：“我也早想出去，只是因为堵在洞口的石头太大，实在是挪不开。”

“那我去试试。”常遇春说着，过去轻轻一推，石头便被挪开了。

常六六看见洞口被打开，生怕母人熊回来发觉，便赶紧拉着常遇春向山下跑去。父子俩跑到一条河边，见有一条渔船正好划过来，便爬上渔船，请求艄公快走。渔船顺流而下，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母人熊采了山果、野兔等食物回来，不见了父子，便嗅着气味追赶到河边，见父子二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便绝望地长嗥一声，投河自尽。

常遇春跟着父亲回到家乡。他自幼爱习武艺，因其臂长，射得一手好箭，无人能与匹敌。

常遇春二十三岁时，父亲病逝，他被盗寇头目刘聚收留。常遇春见刘聚经常打家劫舍，没有什么宏谋远略，便于至正十五年春天前往和州，投奔了朱元璋。

这年六月，常遇春随朱元璋渡江南下。在采石矶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

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随后朱元璋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沿江堡垒统统归附。接着，又攻太平、下集庆，常遇春初露头角，立了头功，受到朱元璋器重。

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经过一场鏖战，从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时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指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的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享得高官厚禄。

常遇春剽悍勇猛，且有智谋，善用疑兵，声东击西，出敌不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人们称他为“天下奇男子”。他也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因此，人们又送他一个“常十万”的绰号。

常遇春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常茂，次子常升，三子常森。常茂、常升二人和父亲一样，胸脯和腿上都长满了黑毛，且皆勇武过人，喜斗善战，唯独常森像了他母亲，生得白白净净，性格与两位哥哥也有些不同，他喜文厌武，遇事喜欢思考，特别同情弱者，遇到军粮不足，士卒吃不饱肚，他便不饮不食；士卒生病负伤，他就去探视慰问。常森常想，宋朝为什么被金朝侵略？为什么最后又被元朝消灭？还不是因为不够富强？天下的老百姓为什么流离失所？为什么没有出路？还不是因为一个“穷”字？

北伐途中，常遇春让常茂、常升各带精兵一万，在军中充作主将，独将爱动脑筋的常森留在自己身边听用。

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出师三个多月，迅即平定山东。

洪武元年四月，北伐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与常茂、常升突入敌阵，麾下壮士紧紧追随，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偕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后，即又挥师西进，攻取太原。

太原的元军守将是扩廓帖木儿，他听说大都陷落，便引兵出雁门收复。常遇春遂与徐达商议，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道娘子关，乘其不备直捣太原。

扩廓帖木儿得知太原危急，速回军救援。常遇春选精兵五千，夜袭其营。扩廓帖木儿猝不及防，率十八骑逃遁。太原被攻克，俘敌四万余众。

攻下太原后，常遇春移军禾谷。

一连打了数仗，这天常遇春感到有些累了，便靠在大帐的椅子上歇了一会儿。常茂、常升和常森兄弟三人静静地站在周围，守候着父亲。

常遇春闭上眼，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正在元军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杀到高兴处，他就振臂一呼，大喊了一声“杀”！

常茂、常升听得父帅下令让杀，便急忙带兵，出禾谷城，向东北杀去。他们见人就杀，一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常遇春睡了一阵，醒来后不见了常茂、常升，便问常森：“你的两位哥哥呢？”

常森道：“父帅下令要杀。两个哥哥杀出禾谷城去了。”

常遇春听罢，惊出一身冷汗，知道自己是说梦话让儿子产生了误会，便交给常森一支令箭，让其快马加鞭速令两个哥哥归来。

常森急忙出了大帐，打马追赶两个哥哥去了。当他骑马疾驰二十多里，追到一个村庄，见两个哥哥正带着士兵杀得起劲，便急忙将令箭交给两个哥哥。常茂、常升见父帅下令归营，方才紧急收兵。后来，这个村庄便叫成了令归村。

为将元军彻底赶出句注山外，常遇春带领大军沿着滹沱河逆流而上。一路上，元朝的县、镇、村残留势力，有的负隅顽抗，惨死在北伐军的刀剑之下；有的闻风丧胆，还没见到北伐军的影子，便携带金银财宝逃到关外去了。

常遇春的大军来到藿人县东部的一个盆地，他见这里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敞开，是一只簸箕的形状，三面的山上又有数处关口可以凭险而守，便下令队伍在盆地中央扎下了一座大营。同时，他下令在大营的东南五里、正东十五里、东北十里的地方，分别驻兵设立了左所、前所、后所三个哨所，以防不测，又下令将部队粮草屯集在大营东南十里的一个隐蔽安全之处。

安排好这一切，常遇春接着升帐，诸位部将在帐下垂手而立。常遇春问部将道：“诸将有什么紧要的军情，快快报来。如果没有，那就散了。”

粮草官在帐下出列道：“禀报将军。自攻取元大都之后，部队长途跋涉，耗费了不少粮草。虽然拿下太原，部队从元军府库中得到一些补充，但军中粮草还是不足。请将军尽早定夺。”

常遇春道：“军中粮草还可支几日？”

粮草官道：“最多半月。”

常遇春听了大惊。他知道粮草对于兵马有多么重要。没有粮草，军队怎么打仗？吃不饱肚子的兵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北伐军的粮草，本来是靠的两条渠道，一条是靠后方供应，一条是靠缴获补给。可是，眼下依靠后方接济，显然远水不解近渴，而要缴获敌军的粮草，附近又没有大的目标，也不现实。作为前锋军中的主帅，面对如此局面，他能不着急吗？想到这里，他自言自语道：“看来是不得不征收寨粮了。”

常森听得父亲要征收寨粮，立刻想起了明军不得征收寨粮的军纪，以及胡三舍违反军纪，被朱元璋亲手杀死的后果，连忙进谏道：“父帅不可。征收寨粮，皇上是不会高兴的。怪罪下来，如何是好？”

常遇春道：“眼下尽快解决军中粮草要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即下令，常茂带五百人马，向西南柏峪一带征收寨粮；常升带五百人马，向西北二道川征收寨粮。他看了常森一眼，觉得常森也应当到下面历练历练，于是就又让常森也带领五百人马，向西路征收寨粮。

军令不是儿戏。常森知道既然父亲决心已经下了，万难挽回，只得也带了五百人马向西而来。

常森带着队伍，沿路进了许多村庄，发现村里的老百姓早已跑光了。他又来到沙涧驿，见驿里十室九空，大部分老百姓也已逃之夭夭，不知所终。几天来，他的队伍没有征到一粒寨粮。

站在沙涧驿的大街上，常森看见驿北面是一片丘陵地区，整整齐齐的梯

田，一层一层分布在坡地上，美丽的就像一幅田野图画，一看就是一处农耕富饶之地，心想丘陵后面的六郎镇或许能征到些寨粮，于是，就带领人马直奔六郎镇而来。

六郎镇比沙涧驿的情形也强不了多少，人们惊慌失色，四处奔走，东躲西藏，似有一种正要从这里逃走的迹象。

几个士兵好不容易从镇里找来两个被大家推举出来临时管事的老头。

常森向两个老头道：“你俩既然是大家推荐出来的管事者，就应当为军队征些寨粮。”

蓄着山羊胡子的老头战战兢兢道：“大军到来之前，元朝设在镇里的官员携带着金银财宝和粮食都跑了。镇里的老百姓实在是穷得拿不出粮食来了。”

常森问道：“偌大的一个六郎镇，真的穷成这般模样，那你们今后怎么生活？”

驼背老头皱了一下眉头道：“我们这几天正在寻找宝藏呢。找到宝藏，老百姓就有了活路了。”

常森听说这里有宝藏，立时来了兴趣，便问道：“你详细说说，哪里有宝藏？是什么宝藏？”

驼背老头道：“据老人们传说，这山里头有黄金哩！”

蓄着山羊胡子的老头道：“只是传说。谁也没有见过。”

驼背老头道：“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既然老人们这样说，肯定有他的依据哩！”

常森问道：“老人们是怎样传说的？”

驼背老头道：“老人们说，‘东一线，西一线，谁要找到两条线，能富九州十八县’。”

常森问道：“这两条线有何特征？”

驼背老头道：“‘锅对锅，十八锅。’‘槽对槽，十八槽。’”

常森正要继续细问，突然快马带来父亲急令，让他火速回营，准备西征。常森接到命令，不得不带领队伍离开六郎镇，返回大营。

原来常遇春下达征收寨粮的命令后，细细一想儿子常森的话，后背竟觉得有些发凉。他和主帅徐达商量，不如先拿下陕西，这样一方面歼灭了内地的敌军，另一方面部队也可以得到大量的粮草补充。于是，就下令停止征收寨粮，开拔西征。

常遇春带领部队，拔营起程，浩浩荡荡杀奔陕西而来。

洪武二年三月，常遇春率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最后力竭而投降。

北伐军西征大捷，部队得到了充足的粮草补给，士气正旺。

其时，元顺帝乘明军西征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

常遇春得知北平危急，与常茂、常升、常森率步卒八万、骑兵一万，驰救北平。

部队过了黄河，夜里大军休息之时，常森悄悄起来，脱掉军衣，换了一身早已准备好的老百姓衣裳，背了一个包袱，溜出军营，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常森怕父亲和两个哥哥从后面追来，不敢从大路行走，他专门拣乡村小路与野外牛羊踩过的小道而行。

常森晓行夜宿，加紧赶路。天黑了，遇到村庄，他就找一户人家借宿一宿。遇不到村庄，他就随便找一个避风的地堦崖弯歇一歇。肚子饿了，能向村人买一些吃的更好，确实买不到吃的，他就摘些山果，喝点泉水，聊以充饥。

常森从军营出走的想法，是那天在六郎镇征收寨粮撤走时产生的。驼背老头说的那几句话，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了他。“东一线，西一线，谁要找到两条线，能富九州十八县。锅对锅，十八锅。槽对槽，十八槽。”这几句话，一直在他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他真想留在六郎镇，参加寻找黄金宝藏的队伍，可是，军令如山，父命难违啊！他随着北伐军从藁人县又打到了陕西，在部队又要渡过黄河驰救北平时，最后终于下定了离开部队，返回六郎镇的决心。

常森爬上了黄土高原，出现在他眼里的是满目苍凉。千沟万壑中，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窑洞，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个脸上沟壑纵横的农民，他们衣衫褴褛，佝偻着脊背，用笨拙一样的双手刨闹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大风刮来，黄色粉尘满天飞扬，顿时土地一片混沌，分不清哪儿是梁，哪儿是沟，哪儿是窑，哪儿是路，浑身挂满了粉尘的人，也变成了混沌茫茫中的一粒粉尘。

常森一路走，一路在想，这些可怜的农民，生活得这样艰苦，还不是因为

一个字：“穷”啊！

走过黄土高原，便进入一个盆地。这里的地理条件虽说比黄土高原好了许多，但沿路他看到的到处是逃荒要饭的人们。男人搀着老人，女人拉着孩子，扶老携幼，挪蹭而行。有的人家实在走不动了，一家人就躺在路边，依偎在一起，抱团取暖，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看着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常森觉得这都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都是贫穷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如果找到黄金宝藏，这些遭遇灾难的人们就都能得救了。

又走了两日，常森就进入了藿人地界。

眼看就要到六郎镇了，常森的心里异常高兴。

当常森沿着一条河流溯流而上，走进六郎镇时，眼前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小镇上到处是房倒屋塌，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偶尔有一截从废墟中露出来的烧焦了的木头，见证着大火给予这个小镇的伤痛。非常明显，在他从六郎镇撤走以后，元军曾经反扑回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的战争，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劫掠。

常森想找一找那个驼背老人。他踏着小镇上的废墟，找来找去，不但没有看到驼背老人，竟然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

他到镇里镇外转了一圈，想找一找驼背老人所说的黄金宝藏。他看到六郎镇周围都是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茫茫一片山沟，哪有什么黄金宝藏呢？他想，这黄金宝藏极有可能是两处金矿，古人发现了，没有来得及开采，将其特征编成口诀，流传下来。这黄金宝藏决不是轻易就可以找得到手的东西，要是那样容易的话，早被别人提前找到了。要找到黄金宝藏，看来得打一番持久战哩！想到这里，他就决定在这里长期住下来。

常森选择了残留着半截山墙和后墙的一处废墟，将地面上的砖瓦清理出来，又捡了些砖块，和了一堆稀泥，垒好一堵山墙。他从废墟里扒出几根没有过火的椽檩，蓬了屋顶，在上面铺了一层柴草，柴草上又披了一层板瓦，又刨出一副破门烂窗，安装在前面。常森泥一身土一身，一间能遮风挡雨的屋子就这样草草搭成了。锅盆碗筷等日家具，都是现成的，到废墟里刨一刨就能找到。这个屋子终于可以让他生存了。

常森在镇外选择了一片比较平整的土地，在废墟里找到了一些燕麦籽种，种上了自己的庄稼，过上了自耕自食的生活。